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風俗通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風俗通義　　雜家類三　雜説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風俗通義十卷附録一卷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為泰山太守事迹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為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録一卷應劭撰梁三

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録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吴琯刻古今逸史又删其半則更缺畧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畧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按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為目五正失為目十一愆禮為目九過譽為目八十反為目十音聲為目二十有八窮通為目十二祀典為目十七怪神為目

十五山澤為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
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
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
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
因事立論文詞清辯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
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多矣舊
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讐頗有訛誤如十反類

中分范茂伯郅朗伯為二事而佚其斷語窮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無録怪神類中城陽景王詞一條有録而無書今並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

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録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叅考始可句讀今刻之於夔府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篇或即從廣韻注中輾轉援引歟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注多同

而不及廣韻注之詳葢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採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槩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風俗通義原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髙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壊九州幅裂

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闕下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

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實宜於今者孔子稱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原序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應劭 撰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略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晳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

外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説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説伏羲祝融神

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説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

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象天大傳之義斯

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

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焕炳冣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説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説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詩説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

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皆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號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輔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剋帯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

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强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

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偃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葢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嬇葢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

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芈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懃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用佞臣上官子簡斥逺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戸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

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决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為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内逼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

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事周穆王為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

王曰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去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

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邺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

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泰山陽侯大使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使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黒龍面鳥噣鬚眉髭鬍大膺大匈修下而馮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黒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没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幷

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髙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

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爵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及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卒步入臨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

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名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逌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踈遠屈原𥟖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聲威混壹海内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貢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衂

亦足以袪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絶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

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卷一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應劭 撰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从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

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没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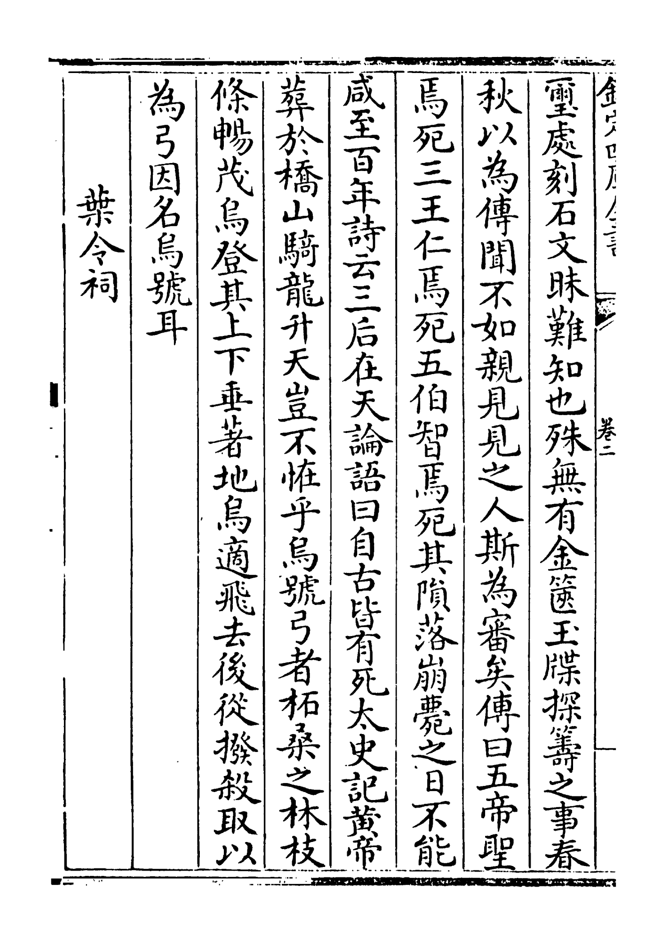
封禪書說黄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𩕳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黄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黄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黄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

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盖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禄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

封之印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

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延壽命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擽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何云武帝殺之乎又言武帝與犯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忝任六載數往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



璽處刻石文眛難知也殊無有金箧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感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自古皆有死太史記黄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悖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帝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推排終不動揺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沐其中蓋便立覆寢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鳧君祠牧守班錄

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又令太史候望葉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刼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之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兹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

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為虙羲神農黄帝堯舜殯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其屬别在城上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皃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質于秦始皇遇之不善丹恐而

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悦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圯絶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兹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閒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

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少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尚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后薄氏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至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髙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内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宫闕内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髙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黄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宫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

光宮及皇太后薄氏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后薄氏持三年服文帝當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少事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藉田躬勤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

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産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濾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比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木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

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材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必有人以臣欺國者既到不用此亦有人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還布之官及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

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兎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大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

顯倿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欵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

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毁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以為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少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尚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故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

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吴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

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達及朔遺事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道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恠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説淮南王安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黄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諸父屬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

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誅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黄金

漢書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仙道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兹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鋭精

黄白庶幾輕舉卒乃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竒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於是陋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録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

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里虎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淩濤瀨而横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持櫂猶尚畏怖不敢迎犯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

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絶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禄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乗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

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徃来不難如其無知祗為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

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為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哀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户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宜有異乎俗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

為鄉里宿望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

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

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

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

宣伯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二

風俗通義卷三

漢　應劭　撰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均為失中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忍恩矯情直意而行者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茍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婦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

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如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

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別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竭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

感終始永絶而曾無惻容若内實崩傷外自矜飭此爲
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
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
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
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與諸子並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内吴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

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黄瓊共佐清河王事文

書立就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

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

池閒瓊晃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説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

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

朝廷尚書矣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於瓊

其過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

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宫車晏駕何以

過兹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

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於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况服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泰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泰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之從子曼慈復為泰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

史胡母李皮獨過相侯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令反相歷令乎失禮僕豫愆古有弔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縞冠幘袍單衣裳大為同時所非然頴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恵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

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
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猶郲人失兄子臯爲之衰
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論語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

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雇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羮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常恐失禮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緱氏城中教授坐養聲價後伯大為議

郎益州太守予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凡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有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令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跪恇旦朝拜謁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

所長而弃聖絶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賔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虚矜偽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令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闕也其後閉户塞牖不見賔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其母往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敬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

蔓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一家之中判若異域下牀闔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堋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慼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矣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識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户庭以此為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

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既葬負擔涉齋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

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徼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風俗通義卷三

風俗通義卷四

漢　應劭　撰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賢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部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復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圓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癈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𣄃歙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戇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𣄃彊歙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

擇人知廷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勸學化之至易廷姦釁彰著無與比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況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茍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

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
干上矜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隷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
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錮章帝即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兮不素

餮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捕慝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殃靈督其曾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穢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

之愆章閭洶赫父子湮没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錮終身原之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徒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乃直令徒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徙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往讎之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巳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
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
修母拜後到州先是茂容仕蒼梧還到修家見
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
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
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後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

曰衛脩有事陳茂治之衛脩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専席止則専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使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非爲已私皆以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廼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弃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毁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

與脩善由鵁鶄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讓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幷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讓弟故相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幷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邊害朝廷三公皆為旰食規義在出

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
位弟實傷德不忠無位而徒闒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
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勑令
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
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
自劾奏如有白驗罪必及己若無形兆求不可得夫亦
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
主幸必不坐泰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火火自取之蓋寛饒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顔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耎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長子名舊才操圅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義素結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愼終追遠興微繼絶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髙下之間耶釋凡用弟此爲故
殃叚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請諸生受學到十八乃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仕公府辟瓚為軍曲侯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以恩經傳無文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

位畢至此言慎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曾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裂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之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慇懃之誼亡者無顧覆

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
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
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
舍中住債官田以耕種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
表云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
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

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
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耕廬可居也何必官池客舍既
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
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
乃與約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汝不能使之田屋取
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
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
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次傳稱袁盎三兄子

分而供其公家之貴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内趙仲讓舉司隷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
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諜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長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得玦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禄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河内殷之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矜好大言而少實行皆此類也

風俗通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風俗通義卷十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淡

風俗通義卷五

漢 應劭 撰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

車以百乘伯巵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禄顔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顔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搵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屢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

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衮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熚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
常欲察舉之熚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
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
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

考等窸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
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
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眞然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閭積四歲感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掾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
考叔都沃醊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隷太尉大
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咸
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

資聦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禄四行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喪不言事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

國戚允字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府宜令邑人中薦之孟博厲聲曰老父年尊絶意世事又海内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辭事而常幹

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太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内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勞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産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

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忽能脩然獨享其榮視夫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其罪等也田煇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産子作客殺人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説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已男穿既與知情辛有微循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紏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紏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

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内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茍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歠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罰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為太守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

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

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恵氓

隷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

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戶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

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黄叔度郅伯嚮盛孔叔留隨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乃弃官去祈後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臣為其君乘雖見舉拔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

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嚚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内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裝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今何有　河内太守司

徒頴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祁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頼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藴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處以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遠遁劾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三公黄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絶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

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貶當以禮自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効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録訖乃謝遣時三公亦隗意亦非之奮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勑小懲而大戒

哉

宗正南陽劉祖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戸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吏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闕前訓不能備光輝疏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令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腑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畎畝人之化

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藴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
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
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
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章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
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

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㓜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歴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相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徴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常慮隕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

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悵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令月丙辰辰月遇熒惑於東井旁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

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令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

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畏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没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内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勑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末萌以此無疆謹葡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偘表嘉其忠謨偘目數病手能細書詡案大臣茍肆私意詡坐上謝偘蒙慰

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憒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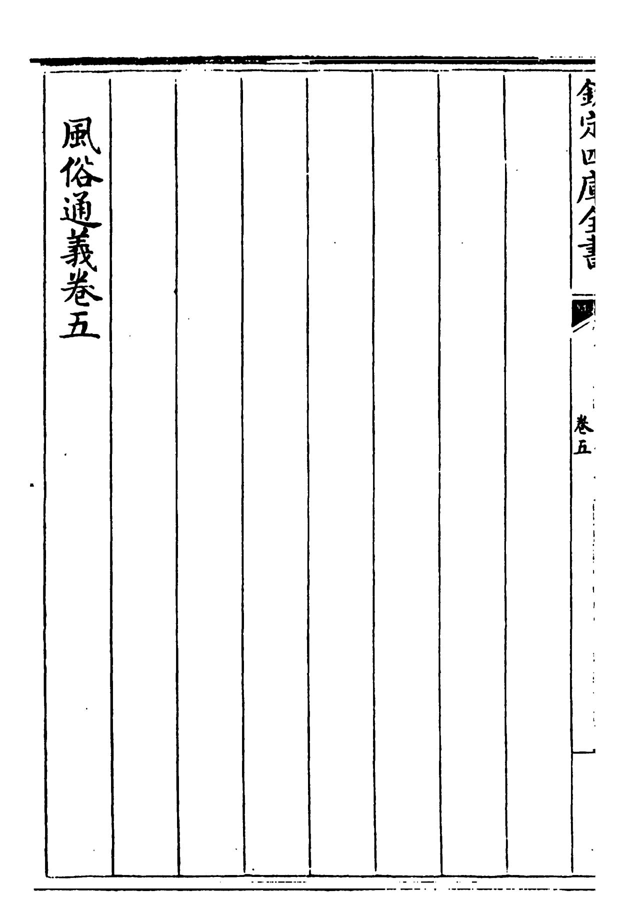
内省不疚進對温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肯爲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相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内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鼃蝟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儁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容達之宽疑勲賢文致之罪所加而容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今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

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静已甚若時事偶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燮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顔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五